

## 第十六回 君子成君子無慚愧終歸於吉

詞云：

莫訝花開不並頭，色香相藉自成儔。笑他風雨苦吹求，經一遍，奉意轉綢繆。  
有美遍河洲，紅絲交詠處，更風流。關關原不異雎鳥，傳達上，聖主也回眸。

——《小重山》

話說宋古玉留賀少卿入內，備酒與他細談道：「小弟蒙姊丈高情，薦到裴夫人處處館，教她令郎。管待之豐，不可言說。後又蒙姊丈議及兒女之婚，裴夫人滿口應承，並無片言推拒。在當時，彼在宦室，我是寒儒。明知異鄉，竟成骨肉，原未嘗小看愚父子。愚父子感激圖報之恩，又何曾不日係於心。何期別後，遭此奸人，竟借金知縣之事，作此二詩，以觸我之怒。又於我僥倖之後，假我一書，以致她之恨。遂令裴宋兩好，竟成兩仇。奸人之惡，真不勝誅。若不極力重懲，無以謝罪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尊舅在館，受裴夫人慇懃情禮，而別老高發，一旦生疏，未免歉然。裴青史蒙師教訓，方得成名。及至成名，而報恩之禮，竟未舉行，實亦有罪。然而可解可恕者，均墮奸人術中耳。今喜小禮雖缺，而大盟未渝，須速圖和諧。而從前舛錯，俱可一笑而忘。至於奸人常蓼，只消致書於劉學道，令其昔自作今自受斯已耳。」

朱古玉道：「姊丈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所云婚姻速圖和諧，固不宜遲，但他二人若未選衙門，便可任意遣還。今又選入翰林，私歸不得，除非告假。至於奸人，致書學憲懲治，亦是正理。但恐常蓼這廝善於營求，或致漏網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網疏方漏。尊舅父子各寫一封，小弟也寫一封，我去叫裴青史也寫一封。四書並致，則網密矣。他縱善鑽謀，恐亦難漏去。青史與玉風，新入翰苑，不久告假，固難啟齒；但喜他二人皆係青年，告假歸娶，或亦人之常情，不疑其托故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姊丈高論，允合人情。明日就如此行。」二人說得快暢，痛飲了半晌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算定無能脫，拿牢沒處逃。

誰知姻一道，轉是火燒毛。

到了此日，朱古玉復見賀少卿，果寫了四封書並一首狀，叫人去投與劉學道，托他拿常蓼治罪。書尚未出門，做事不密，不期早被白孝立都打聽在肚裡，因暗想道：「我此來出首，雖說惱常呆謝我不遂心，實指望奉承得宋家父子快活，有些大大的想頭。誰知他得了我的底腳，竟自寫書與劉學道，去報仇雪恨，將我置之度外，不瞅不睬。殊覺此來，毫無滋味。我想善於取利者，不得於此，便當得之於彼。為今之計，莫若速速趕了回去，轉將此信報與常蓼，再指他一條生路，不怕不重重謝我。」算計定了，遂不來辭謝宋古玉，竟悄悄連夜趕回來，見常莪草道：「兄的禍事到了，怎還安然高坐於此？」

常莪草聽了，嘻嘻而笑道：「兄莫要來哄我、嚇我！我常莪草不欺兄說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有什禍事到我身上？乞兄見教。」

白孝立聽見他說話硬掙，便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兄既不信，辜負我的來意，更有何說，只怕禍到臨頭，想我就遲了。」說罷，竟往外走。

帶莪草看見氣色有些古怪，連忙趕上前扯住道：「長兄有話好講，怎麼這等性急？」

白孝立雖被他扯進來坐下，卻氣勃勃只不開口。常莪草道：「兄不消氣得，是小弟得罪了。且請問，小弟有何禍到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我若不說，兄只道我哄你嚇你，只得說了。你不信，卻與我無乾。向日你央我代做的兩首詩，一封書，如今出首發作了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著驚道：「這件事，是兄與小弟兩人暗暗做的，此外並無一人知道。若要出首，除非是兄，再有何人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你莫要說癡話。小弟既出首你，怎肯又來通知救你？」

常莪草道：「既不是兄，卻是何人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我哪裡知道？」

常莪草道：「兄既不知，卻又是哪裡得此消息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我有一個相好的至親，在學道處做書手，說昨日京裡有書出來，告你在學道處，是他承行，學道立刻就要出牌來拿你。我這舍親平素知道我與你相好，他將牌票按下，故托我通信與你。要謝他一百兩，他便指你一條生路。不然一拿去就是死，對頭凶得緊。我見他說得厲害，沒奈何，硬主張許了他一個元寶，他方實對我說了備細。這事果然厲害，兄萬萬不可吝惜小費，誤了性命！」

常莪草聽見他說得驚天動地，也就慌了手腳，忙問道：「兄且說這對頭是哪個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一個是尚室寺少卿賀秉正，一個是翰林院編修宋石，一個是翰林院庶吉士宋彩，一個是翰林院庶吉士裴鬆。四封書公出一張首狀。告你假寫官書，以壞朝廷政事；私造謠言，以阻宦室婚姻，大辱斯文名教。請革去衣巾，重加懲治，遞解到刑部定罪。」

常莪草聽見這幾個對頭，便嚇得渾身亂抖道：「這就是死了，只怕這信還不確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千真萬真，怎麼不確？」

常莪草道：「若確，我死是不消說了。若究起做詩寫書之人，只怕還要帶累到吾兄身上來哩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我正怕牽累出來，故為兄著急。小弟要一力擔當，兄是知道的，又一無所有。欲要兄費，又恐兄疑我騙兄，真是兩難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事若果真，性命要緊，誰還惜費。只要兄與小弟斟酌，不要落入圈套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兄也說得有理。我如今有一個處法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有何處法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他指兄的生路，是叫兄今日遠遠逃走他方。明門牌票出來，一時拿兄不著，緩他幾日，便同與兄見面。」

他，坐在家裡，倘票出來，被人拿去，豈不自誤。若信他說，與了他銀子，忙忙逃去，倘無牌票來拿，又是兄說落入圈套了。依我算來，兄只消帶了銀子，且躲在我家。果有牌票出來，吩咐家裡，竟回他久已出門遊學去了，他也無法奈何。然後付他銀子，叫他攬轡回文，兄再悄悄逃避他方，也不為遲。若無牌票，竟是虛傳，兄帶原銀回家，一發妙了。不識吾兄以為何如？」

常莪草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這一說有理。依你！依你！」遂起身入內，取了銀子，藏在腰間。又吩咐了家中許多言語，遂同白孝立走了出去，暗暗的躲在他家。正是：

自家圈套無窮妙，討盡便宜賣盡俏，  
誰知也有倒運時，睜眼落入大圈套。

白孝立將常莪草藏在家中，過不得兩三日，京中的四封書，一張狀子到了，果然學道發出牌來拿人。家人回道：「未奉之先，久遊學在外。」差人不肯信，竟帶了去回話。學道將家人重責，著他嚴限要人。

常莪草聞知此信，果然禍到，只得將銀子付與白孝立去打點，又要打點連夜逃走。白孝立收了銀子，因說道：「怕火燒身，須先用水將火撲滅。你今日之禍，雖有四人，然恨於你者，獨宋石為第一。若先將他弄倒，其餘便不消費力自散矣！」

常莪草道：「弄倒他可知是好！但他一個新翰林，正在興頭上，怎麼去弄他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有個弄法。我聞他當日做秀才時，曾被一伙大盜攀做窩家，坐在獄中兩年，已問成死罪。虧了一個蘭知府，出了他，將罪移在舅子皮象身上，他方能脫出身子來中舉中進士，做到翰林。如今要弄他，蘭知府又升任去了，只消暗暗走到山東，用些銀子買通了皮象，叫他在按院處出一個辯揭，辯稱這大盜窩家，原係宋石所為，後夤緣脫去，反坐自身，殊屬冤屈。乞奏請，乞敕下法司，令嚴審。這事關係臣子做賊，自然要准。一準了，他自救不暇，哪裡還有工夫催學道拿人？後來就是揪他不倒，歸罪皮象，說他告了謊狀，這皮象已是死罪，終不成又加他一個死罪。」

常莪草聽了大喜，只得又悄悄回家，帶了些銀子，又再三央白孝立同去。白孝立貪著內中還有想頭，遂應承了，一同悄悄往山東而來。正是：

算人看數甚分明，拿穩無輸定是贏。  
不道天心別有竅，滿盤殺盡不容情。

常莪草同了白孝立，悄悄逃至山東武城縣，要到獄中來挑簞皮象，告宋石的冤狀。不料宋彩在京，聞知朝廷各省皆差宮出來恤刑，因動了一點仁心，因稟知父親道：「母舅皮象，雖存心不仁，謀害大人，死有餘辜，然孩兒靜中思想，終是母親的同胞骨肉，一旦受刑，未免傷母親之心，就是孩兒也覺不忍。況父親大人吉人天相，今又現享爵祿。若說孩兒受他凌辱，母舅之尊，亦不為恥。再揆之理數，或亦否運假手而然。欲懇父親大人篤念親親，少開一線，以全外祖之宗嗣，望大人垂慈。」

宋石聽了，不覺墮下淚來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我兒所言，於我心有戚戚焉，殊可聽也。凡事依汝，汝好去為之。」

宋彩得了父命，遂來見恤刑，將所事相托，恤刑一一領教。因又差了一個家人回家，通知皮象，叫他出狀脫罪。皮象正在感激之時，忽常莪草同白孝立來挑他起釁。皮象見了，轉欲借此報恩，竟滿口應承，將他姓名問了，銀子收下，卻暗暗報知宋家家人，叫他稟知府縣，來拿二人，遞解進京。

終是白孝立賊滑，見皮象說話有些支離，又訪知他有狀在恤刑處，正打點奉承宋石，指望脫罪，情知錯走了門路，遂通知常莪草，又連夜逃走。常莪草因埋怨他道：「好好一個秀才，住在家裡就不處館，也還過得。就是他們嫁娶，干我什事，何苦與他為難。到今日他們原是好好的，我們轉弄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真令人追悔不盡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要與他為難，原是你的主意，我不過就你的主意為之潤色耳，怎麼今日轉埋怨我起來？莫若大家率性去當面辯個誰是誰非，有罪各自領受，也免得受此屈氣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不是埋怨兄，只因家鄉遭難，不敢住，逃走到此，指望降他一場大禍。誰知仇星又變做恩星，叫我如今往哪裡去好。因此氣苦不過，故自懊悔。誰埋怨於兄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既做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要與人為仇，作難做對頭，要死便死，要殺便殺，方才做得去，萬不可自家先將氣餒了。若氣一餒，莫說事做不來，便死也死得不烈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我如今弄到這個田地，倒也拼得一死。只恨沒個烈烈轟轟可死之地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要肯捨死，莫說死得烈烈轟轟，死得有些名目，只恐怕還不消死，轉將群凶壓倒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哪有此事？若果有一線可圖，小弟情願拚死為之，乞兄指教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豈敢欺兄！我前日打聽得宋彩與裴鬆結親，不是等閒說合，卻是兩男與兩女，在一堂之中，兩席之上，對詠紅絲，詠得你憐我愛，方才你贈我，我答你，交相聘定。雖說選才實於婚姻之禮，玷辱多矣。兄若果有膽氣，拚得一死，竟將他父母縱容兒女，雜坐詠詩，勾挑聘定，有傷風化名教之事，揭到禮部，求禮部轉奏朝廷。他說我們假寫詩與文書，詐騙有司，斷絕他的婚姻，你便直認以為假寫詩書，斷絕他們姦淫，正為要扶持學校之名教也，非詐財奪婚者比。縱有罪亦輕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兄這一算，妙不可言！莫說揭到禮部，便見皇帝，我也不怕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你既看得明白，有膽氣，我便同你進京，到禮部去具揭，竟與裴宋兩家做硬對頭。這邪火自然散了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深為有理，遂歡歡喜喜，同白孝立走到京中。白孝立果又替他寫了一張冤揭，叫常莪草親自跪門，揭到禮部大堂上來。

尚書見了吃驚，因叫常莪草入去，當堂審問道：「據揭，你不過是汝寧的一個生員。這宋石宋彩與裴鬆，已是三個翰林儒臣。若是結婚非禮自有府縣地方官並兩衙門參論，與你生員何干，卻來揭他？定是有仇陷害，須實實招來！」

常莪草道：「若論大夫與士，自然有別。若論婚姻關乎名教，則無貴賤，一也。若大夫自能謹持，以為標準，則為士者景仰不遑，何敢妄參末議。惟大夫不惜皮毛以自污，當道過存情面而不問，使居於婚姻，決不思媒妁為葑菜之求，但只知縱兒女為紅絲之詠。逞才情勾引，不殊桑濮；如雲窺探，何異東門。竟令靜淑之風，一時掃地矣。生員雖下士，忝列聖門，實不忍聞見。一時憤發，遂譖作二詩一書，代為謝絕。在世法，固然不無罪；於名教，實可謂有功。奈何三儒臣矇昧於心，不知自愧，轉行文學道，欲致生員於死。生員一芥耳，死何足惜，但恐生員一死，益三儒生之罪。故逃死至京，具揭台前，懇乞天恩，念生員一死之事小，而朝廷名教之事大，轉呈御覽，敕下廷臣，會議婚姻之禮，男女以淫詞作聘，為邪為正。則生員伏斧之誅，亦甘心焉。若曰挾仇陷害，生員與二

儒臣從無半面，未受一言，仇於何生？伏乞照察。」

尚書聽見他說得情詞侃侃，一時難他不倒，只得准了他的揭帖，叫人保出在外候審。遂一面抄了揭帖，移文宋裴三翰林，叫他具疏，題明始末，敕下該部，方好分別曲直請命。

三翰林見了，俱駭然道：「這奸人既憑皮象報仇不動，又敢挺身到禮部具揭，倒也有些膽氣力量。且所具之揭，雖是強詞，卻借名教二字，幾乎奪理。辯疏必須斟酌。」因請了賀少卿來商議。

賀少卿道：「無甚斟酌。議婚姻原是小弟為媒，在旁觀起，見詠紅絲亦是小弟。為媒恐誤，借詠觀才。男女原分內外，從何窺探。詩詞並不涉邪，有什勾挑？出題，媒人之意；交聘，父母之心。原無委曲，理當直陳。若曰無仇，壽文之逐，已是一端；假作詩文，又經二見。此猶何委之名教。至於賄買皮象與詞，豈非陷害之明徵乎。」

大家聽了，俱各歡喜，遂錄出四人的《紅絲詠》，各具一疏上請，並敕下禮部。

尚書又喚了常莪草，重審道：「裴宋結婚姻，出乎父母之命；兒女詠紅絲，係於媒灼之言。皆詩禮之家，風雅之事，今原詩尚在，不減關雎，何得妄詆之勾挑。奸人奸膽，已於斯畢露，又不待二詩一書也！若曰為談名教，豈盜竊壽文，又在名教之外。若曰為救風化，豈峻罪犯興詞之風化，又不當揚乎。總奸惡巧言，如簧之遁詞也。聖明之世，豈容奸人紊亂綱常，斷人婚好。本當流之絕域，以御魍魎，但念亂官常而官常愈著，斷婚好而婚好如初，姑罰其為徒。書一封，詩二首，共責三十，共徒三年，聊以示警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無言可辯，只得說道：「做詩假書，實乃生員白孝立所作，脫卸在罪人身上的。」

尚書道：「這白孝立在哪裡？」

常莪草道：「現在門外。」

尚書即差人去拿，須臾拿到。因問道：「這二詩並書，是你做的嗎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做雖是生員做的，卻是常莪出的主意。」

尚書道：「一出主意，一是下筆，其罪相同。俱革去衣巾，各責三十，各徒三年。」二人苦辯不聽，各各受刑而去。正是：當日無謀同算計，而今有罪卻平分。

始知奸惡烈如火，到底燒人是自焚。

禮部斷定，隨即具疏，同《紅絲》四詠，申奏朝廷道：

自《關雎》垂教，詠詩締結，原不礙於婚姻，矧命出父母，題自良媒，的係公觀才美，明察情蹤，並非私相授受，何以妄加醜詆，以傷雅化。況《紅絲》四詠，吐詞正大，寓意堅貞，更於婚好有光，錄呈聖覽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伏乞欽賜聯姻，則《周南》風化，復見於今矣。罪人薄責，以廣聖恩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過不數日，批下旨來道：

覽《紅絲》四詠，雖一時聯姻之作，然情詞雙美，實與《桃夭》無異。朕甚嘉之，賜金篷寶炬四對。速速迎親，馳驛來京，各成配偶，以彰朝廷雅化。餘俱依擬。欽此。

眾臣見了旨意，俱大喜不勝，遂相率入朝謝恩。謝過恩，見聖旨有「速」字，便不敢停留，遂各各差的當家人，星夜趕回去迎請。

裴夫人與紫仙小姐，適遇著金知縣奉撫院差委，進京公幹，因乘便護送進京。

此時皮象已蒙恤刑開釋，放了出來，聞知宋夫人與菟友小姐，奉旨入京成親，十分榮幸，他便挨身進來，自稱舅爺，帶了許多人，一同護送。宋夫人因念手足之情，又一時無有親人，便不記仇。

山東與汝寧兩處，次第起身。不多時，俱到了京師。裴鬆與宋彩，各各迎接母親妹子回去，訴說朝廷恩禮，並常莪草白孝立問徒之事。大家歡喜無盡。遂兩家共擇吉日，奏知朝廷，然後領出欽賜金篷寶炬四對，擺列於前。滿朝臣子，見朝廷賜燈，盡來陪娶。這旌旗燈火，笙簫鼓樂，十分熱鬧。正是：

金屋佳人配才子，玉堂才子配佳人。

如斯嫁女如斯娶，秦晉朱陳不足論。

嫁娶過了，不獨憐才愛貌，夫妻得意，連公婆丈人岳母，俱誇慧稱賢，歡喜不了。皮象相見，再三謝罪。宋古玉一言不發，竟相待如初。

過了三年，又值鄉試。宋古玉點了陝西主考，中了一名舉人藺式。拜見時問起，方知就是藺知府的兒子。心中十分歡喜，以為無意中得報其恩。又與藺知府相見時，彼此感激不盡。場事完，宋古玉入京覆命。見任上時和政簡，彼此相安，因自想：「物盛則反。當時否極，故有今日之泰。今父子同登，夫妻和合，可謂盛極矣！若不知機，定又遭否。」因上疏乞歸。賀少卿一向原不願做官，今見宋古玉乞歸，便也上疏，當事見他平賊有功，也都准了。命下，宋古玉辭別了裴親母，又吩咐兒子與女婿，在京好生做官。竟攜了夫人，同著賀姐夫，竟還山東武城。日與舊社友王文廣、范叔良等，詩酒盤桓，以娛晚景，直享壽到七十以外。裴鬆與菟友小姐、宋彩與紫仙小姐，不獨少年夫妻，才貌出群，又官居清要，誰不景仰。和鸞彩鳳，兩兩推求，皆紅絲一詠之題曰《賽紅絲》。有詩為證：

月老紅絲日夜牽，得能幾個好姻緣。

男題女詠爭相賽，便使芳名今古傳。